

大王书

DAWANGSHU

第二只魔袋

曹文轩



国际安徒生奖金质奖章

忧伤中的生命之光
苦难中的王者之路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大王书

DAWANGSHU

第二只魔袋

DI ER ZHI MQDAI

曹文轩 / 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二只魔袋 / 曹文轩著. —2版.—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6.5
(大王书)

ISBN 978-7-5448-4367-6

I. ①第… II. ①曹…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53067号

责任编辑: 陈 嵩 胡金环 美术编辑: 严 冬 责任校对: 王 静

责任监印: 刘 冬 营销主理: 张 猛

社长: 黄 健 总编辑: 白 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E-mail: jieli@jielibook.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60毫米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05千字

版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2版 印次: 2016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 001—80 000册 定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曹文轩的作品书写关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
他的作品也非常美丽，树立了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的
挑战的榜样，能够赢得广泛的儿童读者的喜爱。

——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帕奇·亚当娜



大王书

DAWANGSHU

主要角色

茫

茫望着他的一丝不挂、裸体相见的将士们，心里不禁一阵感动，也脱掉了身上的全部衣服。他在走向水边时，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他。他们一个个从水中站立了起来，手中的衣服在滴答滴答地往河里滴着水珠，有人忘记了还在水中泡着的衣服，它们便随着水流慢慢漂离了主人。

阳光照着茫，这是一具成熟又尚未很成熟的躯体。脱尽衣服之后的身材的完美，更加鲜明，使人难以忘怀。他大步在同样一丝不挂的将士们面前走着，没有半点拘谨，仿佛他生来就没有被一丝布条遮掩过——人，生来如此。

茫有一种英武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在被衣服包裹时所不曾有过的。

熄

新年的第一个早晨，熄的马车正要驶出琉璃宫时，他突然听到了一声凄厉的鸦鸣。一只黑得如同打了蜡的乌鸦，一动不动地站在枝头上，正侧着脑袋望着天空。那样子，非常优雅，又非常

傲慢，带了几分挑衅的意味。熄大怒，撩起帘子，跌跌撞撞地下了车。就在他去仰望那只乌鸦时，它猛地喷出一串白粪，不偏不倚地喷在了他的脸上。

熄推开了那些正要过来为他擦拭鸦粪的人，自己撩起王袍，将一脸的鸦粪擦去。他从背上取下大弓，从箭壶里拔出一支簇新的箭，斜着身体，一点儿一点儿地抬高箭头，他拉弦的手指突然一松，那支箭嗖地飞上枝头，一下射中了那只乌鸦。乌鸦却没有立即跌落下来，而是用两只铁钩一般的爪子，死死地抓住树枝。它的身体在摇晃，鲜血正顺着箭流淌下来，在箭羽上滑动，然后滴答滴答地滴在地上。

熄望着这汪血，心头升起一丝凉气……

乌鸦

每年，一到冬季，琉璃宫里的所有银杏树上都会落满乌鸦。那时节，这里没有任何其他的小鸟，就只有乌鸦。它们一早飞向城中或城外觅食，黄昏时就又从四面八方飞回琉璃宫。那时，全城人都会看到一支支鸦队，扇动着长长的翅膀滑过阴冷的天空，

直往一个方向而去，仿佛全世界的乌鸦都在向那里集中。

璇

璇与白狗的声音对决时，月亮已经偏西，将山顶上的口袋映衬得高了许多。尖锐的高音，像利箭一般在天幕上留下道道划痕。璇觉得自己的心脏几乎要被震破了，一种发麻的疼痛几乎使她跌倒在地。她已浑身冷汗，手脚冰凉，双腿止不住地开始打战。她知道，她若不能很快将白狗杀死，就将会被它杀死在山头。想到此处，她一下子变得冷酷起来。她用牙死死地咬着嘴唇，直将嘴唇咬出血来。她在用全身的力量去打拼——拼出最后一个音来，那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音——大音。

它是父亲为之寻找了一生的音，父亲去世之后，她一直在天地间寻觅着那个音。涛声、风声、雨声、流水声、鸟鸣、虎啸、风走在草梢上、蛇在沙漠游动……她用心去体会着这些声音。她后来明白了，其实那个音是没有的，它只是无数声音的汇合，是千万种声音的魂，存在着，却又是无形的。她也只有用灵魂去体会它。她至今也不清楚，她是否已能够发出这个音。

白狗

它有一身长毛，茸茸的，像落了许多天大雪。它的鼻子是粉红色的，像六月的荷花那般艳丽，上面有汗珠，犹如水珠似滚非滚地晃动在花瓣上。耳朵是尖尖的、薄薄的，能让阳光透过——透过时，几乎是透明的。眼睛黑成两枚石卵，被长长的毛遮掩着，犹如石卵闪现在草丛中。它似乎喜欢仰望天空，并且是长久地仰望，仿佛天空有它的梦，有它的灵魂，有它的天堂。那时刻，这畜生的样子很神圣，甚至很感人。它目光里掩藏着的凶狠、狡诈、冷酷以及孤独，不时地如冬夜中短暂的闪电，忽地一亮，令人皮肤发凉。



大王书
DAWANGSHU

目 录

第一章 乌城	001
1. 赤条条	002
2. 亡灵	008
3. 三只小精灵	015
4. 绞刑	020
第二章 桐壶	029
1. 改道	030
2. 穿越草原	035
3. 桐壶城外	042
4. 骑兵横队	050
5. 红纱灯	061
第三章 乌鸦	069
1. 坡的思念	070
2. 翻滚的浪花	076
3. 包头巾的男孩	083
4. 灭杀机构	088
5. 王袍鸦血	093

第四章	月光下的银山	101
1.	鼾声处处	102
2.	白色畜生	111
3.	火苗般的舌头	119
4.	我就不怕狗！	124
第五章	白狗	129
1.	猎户	130
2.	独自上山	138
3.	别了，茫哥哥！	142
4.	死书	149
5.	璇！	156
6.	人狗二重唱	161
7.	大音	166
8.	马声嘶鸣	171
作者所获主要奖项记录		175
后记一		181
后记二		187

乌城
第一章

傍晚时分，茫军彻底走出了沙漠。此时，远方的都城，正张灯结彩，笼罩在浓浓的节日气氛中。三只乌鸦带来的消息令熄兴奋不已。熄没有想到茫军的覆没竟如此出人意料，千军万马围追堵截，却奈何不了茫军，而三个巫师竟然将浩浩荡荡的茫军永远留在了大沙漠上。不料在举行庆典的日子，却传来了雀城、鸟城相继失守的消息，傍晚，琉璃宫又连续得到了好几起情报，彻底证实了茫军早已经走出大沙漠，正一路攻城闯关，向南挺进。气急败坏的熄对那三只乌鸦实施了绞刑！他仿佛看到了三个身着黑袍的巫师，垂着脑袋挂在高高的绞刑架上，他们分别是：白眼、红斑、豁齿，或者是：蝙、蝎、蠍。

1. 赤条条

阳光照着大河，水蒸气带着水薄荷清凉的气味，飘入空气中。

仿佛是浓重的黑雾在消散，茫军将士的大脑渐渐变得清亮起来。他们似乎隐隐约约地还记得一些事，却又无法回忆清楚。他们一个个显得有点儿疑惑，有点儿神情恍惚。

马和灰犬仰望着天空，也似乎在竭力回忆什么。

慢慢恢复了力量的茫，和葵手拉手从水中走上河岸。

将士们见到了茫，轻声叫着：“大王……”

茫看到一张张憔悴不堪的面孔，心里不禁一阵阵发酸。

柯在清流中看到了自己的形象：头发蓬乱，脸色枯黑，

满是汗迹和沙粒，衣冠不整，十分肮脏。这对于一向讲究着装与容颜的柯来说，简直是令人无地自容的羞耻。当茫朝他走来时，他低下了头。

茫走过来了，亲切地叫了一声：“柯将军。”

“大王……”柯依然低着头。

茫从他身边轻轻走了过去。

所有的将士都在为自己身体的瘦弱感到吃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瘦成这样？

在柯的督促之下，一向注重体魄的茫军将士，一个个原本都有着强壮的身体，而现在一个个都只剩下了一副骨架。投照在地上的影子，又细又长又薄，甚至因为缺乏血色而变得灰淡。这些影子，使他们感到十分沮丧。

茫军似乎瘦掉了一半，一大半。

茫记得柯的一句话：“茫军的强大，只有建立在精神意志和肉体之上！”他又仿佛看到了柯的目光——注视那一具具强壮身体时的目光，那目光里有兴奋，有愉悦。那时，柯的姿态是一副观赏的姿态。他仿佛在看一棵棵树，一棵棵深扎大地、枝干刚劲、在大风中屹立着的树。

“茫军应是这样一支军队：我们一动不动地站立在那里，就足以使敌人心里发虚！”这也是众将士都熟悉的柯的名言。

茫一直以为，柯为他调教出来的这支军队，是世界上最壮的军队。

然而，仅仅几天时间，他们一个个都变得形容枯槁，让人担忧，仿佛一阵狂风吹来，这支庞大的军队便会被吹得无影无踪。

所有的人，都为自己的瘦弱而害羞、难过。

还有就是肮脏，简直不可容忍的肮脏。

“茫军必须是一支清洁的军队！”柯告诫全体茫军将士。

他可以容忍茫军将士诸多不良行为，却不肯容忍他们有不爱清洁的习惯。他曾经处罚一个不爱洗澡的士兵，让他赤身泡在河流中整整一天。每打完一次仗，茫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面清洁自己的身体。茫还记得，一次攻城之后，柯想让将士们清洁一下自己的身体，而城中却无一滴水，正巧天下起大雨来，柯命令全体茫军，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脱光衣服，站到大雨之中，让大雨冲刷自己的身体。大雨之中，是一大片肉身。初时，将士们有些羞涩，但见柯自己也一丝不挂地淋浴在大雨中，便很快变得轻松起来，自如起来，甚至快活起来，一边接受着大雨的冲洗，一边在大雨中嗷嗷喊叫。

茫也赤着身体，并将身体搓擦得红红的，像初生的婴儿。

而现在的茫军，简直就是一堆垃圾。

他们为自己的形象感到惭愧。

柯吃力地支撑着疲惫的身体走着，不停地说着一句话：“下河去，从里到外将自己洗干净！”

将士们又纷纷走进水中，但一时拿不定主意：身上的衣服，脱还是不脱？

望着犹豫不决的将士们，柯一声不响地脱掉了身上的所有衣服，然后将这些衣服抓在手中，赤身裸体却又落落大方地从将士们面前走过，一直走到水里。

有人开始脱掉身上的衣服，不一会儿，便都开始行动起来。不一会儿，整个茫军便成了赤条条的茫军，就如繁茂的树林在深秋的最后一阵狂风后，落尽黄叶，只剩下光光的树干与枝条。

大河里到处是光溜溜的身体和漂浮的衣服。他们或先洗身体再洗衣服，或先洗衣服再洗身体，或洗一会儿身体再洗一会儿衣服。一个个皆露出一副要将自己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清洗得干干净净的脸相来。天空下，响着一片由搓擦身体而发出的咯吱咯吱声。不少人互相帮着搓擦，没有一丝羞涩，更无一丝难堪。一具具精光的身子，在清澈的阳光下开始变白，变红。

不住流淌的河水，带走了汗臭与污垢，带走了一切不

洁之物。

茫望着他的一丝不挂、裸体相见的将士们，心里不禁一阵感动，也脱掉了身上的全部衣服。

他在走向水边时，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他。他们一个个从水中站立了起来，手中的衣服在滴答滴答地往河里滴着水珠，有人忘记了还在水中泡着的衣服，它们便随着水流慢慢漂离了主人。

阳光照着茫，这是一具成熟又尚未很成熟的躯体。脱尽衣服之后的身材的完美，更加鲜明，使人难以忘怀。

他大步在同样一丝不挂的将士们面前走着，没有半点拘谨，仿佛他生来就没有被一丝布条遮掩过——人，生来如此。

“大王……”

“大王……”

茫一边点头一边走着，有一种英武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在被衣服包裹时所不曾有过的。

只有一个人不肯赤裸身体——葵。

倒是他知道害臊了，众将士都感到有点好笑。

茫在水中朝葵招招手，让他下水。他用手势回答茫：我已下过水了，我还用双手托着你，让你在水上睡了一会儿呢。

茫用手势说：那时，你并没有光着身子，是不算数的。
葵不肯。

茫向几个士兵使了一下眼色，那几个士兵心领神会地上了岸，悄悄绕到了葵的背后，突然扑上去，将葵按在地上，三下两下就剥光了他的衣服。他拼命挣扎，无奈被几个士兵紧紧抓住，根本动弹不得。

他只好由他们去了。

他看着天空，那时的天空还飞着一支天鹅队伍。

几个士兵将葵抬到水边，荡悠了几下，突然一起松手，他便飞到了空中，然后扑通落进水中，溅起一大团水花。

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